

sina 新浪网
www.sina.com.cn

狐狸派

时有女子

诠释世间万般情爱

主编◎董文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时有女子

诠释世间万般情爱

主编：董文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狐狸派 时有女子/董文俊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12

ISBN 7-204-07681-8

I. 狐... II. 董...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6369号

狐狸派——时有女子

董文俊 主编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西安旗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1/24

印张:10.75

印数:5000册

版次:2005年2月第1版

印次:2005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7-204-07681-8/I·1619

定价:24.00元



目录

失 控 1 10

玉楼十二春寒侧 11 17

18 22 与欲望同步而行的爱情

因为爱，所以离开 23 29

30 35 夜 会

烟花三月解春寒 36 45

陷落的城池 46 59

60 63 午后三点倒下的楼

五月雪 64 72

谁是良人 73 78

79 90 时有女子

十指紧扣 91 94

95 106 布拉格双生

女巫的咒语 107 113

猎物 114 119

120 125
离开方舟的日子

时有女子

目录

126 145 空白控诉

精诚合作 146 153

牙痛 154 155

156 163 假爱之名

给我心中的女人们 164 169

告诉潘臣我爱他 170 178

179 185 第三情

暗涌 186 191

灯火阑珊 192 197

时 有 女 子

198 202 沧桑原来只是一瞬

203 211 贫民区的爱与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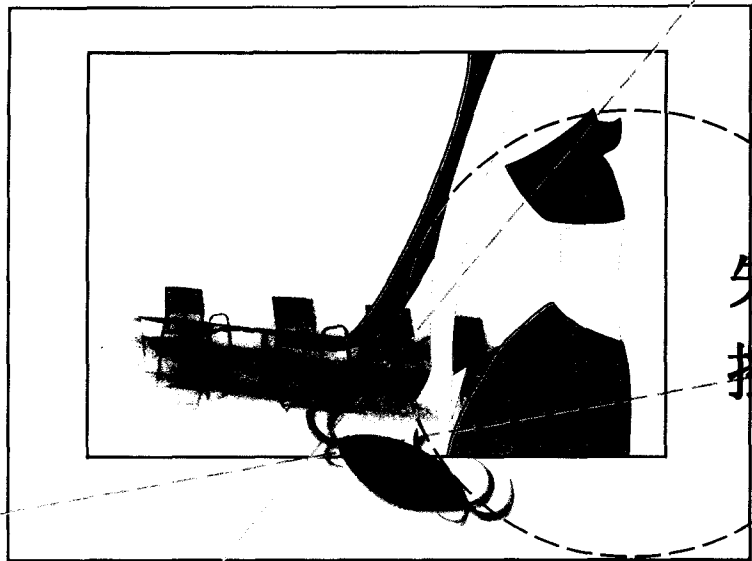
半生毁灭的爱 212 221

离别写在脸上 222 228

229 237 望不穿这暧昧的眼

天使记 238 240

2004.2.28 241 244



失控

口灵羽无双

1

你会玩“叠叠高”吗？那是酒吧游戏里的一种，当然在其他场合只要够两个人就可以玩。两人各有一堆木块，一人一块轮流将它们叠起来。叠得越高倒塌的危险也就越大。叠到谁的一块整个高塔倒了，就算谁输，输的人喝酒。如果叠完所有的木块塔仍然没有倒，那就更刺激了，开始一人一块地撤。撤到谁的那块倒了算谁输。这个游戏的刺激之处在于：你不仅要力争自己叠得稳妥、拆得安全，还要为对方造成危险的局面。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局面越搞越糟，自己却每次险中求存。

——不算是引言的一段闲话

我刚搬进公寓楼那天的中午，正在摆放从箱子里拿出来的东西，突然有人敲我的门。我打开门，见外面站着一个个子不高、有点黑、瘦瘦的、眼睛又大又灵活的女孩，她的眼睛骨溜溜转打量着我的脸问：“你刚搬来的？”

我说：“是。”

“我是你邻居，406的。”她一边继续说一边扫视周围，好像有一个隐藏的杀手正在



追杀她似的。她的神情使我紧张起来，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进去说话吧，开着门怪浪费冷气的。”她说。

我赶紧关上了门，可她还是像条鲑鱼一样滑滑地钻了进来，令我无可奈何。一进了我的门她就把双手插在牛仔短裤的口袋里四处乱看，嘴里啧啧作响地说：“你的东西真多！”

我请她坐，她便一屁股坐在我的布沙发上，呼出一口气，把长腿舒服地伸到前面去，占据了狭小客厅的大部分空间。

我从冰箱里拿出凉开水壶为她倒了一杯水。她接过那杯水并没有喝，而是有点狐疑地再次打量我的房间：“你没有饮水机？”

我说：“没有。我喝不了生水，胃不好。”

“饮水机也有热水呀！”

“那些水我老觉得不开。”这是实话，我喜欢喝刚开的水沏的滚茶，这习惯很根深蒂固。饮水机里的开水沏的茶，茶叶长时间浮在上面，喝起来甚至不烫嘴，每次喝完我的胃都很不舒服。

“那你一直以来喝的就是这自来水？”她一脸难以置信的惊讶表情。

“怎么啦？”我也难以置信地看她，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知道我们这个城市喝的全是那个水库的水，”她说，“我以前就是市自来水公司管水质监测的。前年我们偶尔清理了一下那水库底下的泥，你猜怎么着？”她的大眼睛又转着盯上我的脸，我的心情紧张起来，追问：“怎么？”

“捞上来十几具尸体，经过法医鉴定最早的一具是三几年掉下去的。也就是说，你现在喝的水其实不是水，而是一种汤。这种汤的历史悠久，甚至可以用老汤来称呼它。”

我惊叫一声，手中的纸杯应声落地，水花四溅，并在水磨石地板上迅速地渗了下去。而她仍泰然自若地端详着手中的水，似乎对我的惊恐早有准备。

“很有营养的，其实。”她居然又补充了一句。

“如果你想买饮水机我可以帮你，我们公司的水是粤北山区的泉水，绝对健康清洁。”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又说，并迅速从牛仔短裤屁股后面的兜里掏出一张名片。我接过还





留有她余温的名片，见上面写着：“刘欣，山涧清泉纯净水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我在胃部翻江倒海的搅动中送走了她，然后跑去楼下的小卖店买了几瓶“娃哈哈”，决心在她的饮水机到达前以这几瓶水度日。

好在第二天两个穿着脏兮兮工作服的工人就把一台台式饮水机和三瓶“山涧清泉”给我送来了，收了我400块钱。至此我才过上了有水可依的生活。我不仅喝那水，而且用那水洗脸、做饭，甚至还想洗头、洗澡，考虑到成本太高不得不放弃。但用自来水洗头洗澡的时候我总是感觉洗不干净，有无数蠕虫爬上身体的恶心感觉。

那段时间我甚至不敢出门吃饭——饭馆里的饭菜不是用自来水做的吗？

直到宋超出差回来才消除了我的恐惧，他听了我转述的刘欣的言论，嘲笑道：“你怎么信一个纯净水推销员的话？那个水库的水同时也供应香港人的日常用水，你当香港人是傻子，他们的水质检测部门是白吃饭的？放心吧，香港人都说不出什么来的水肯定是干净的，他们出了名的挑剔。”

我想想也是，顿时释然了，继续在煤气上烧开水沏茶。但饮水机还是很方便的，来了客人可以随时用冰水和热水来招待他们。

宋超并不和我住一块儿，我俩关系还没亲密到那种地步，我只是偶尔去他那里过夜，他的房子比我宽敞些，不过也是租来的。

在正常上班时间我总是看不到刘欣，而晚上下班的时候却经常看到她带着她的狗在楼下花园里遛，狗和其他狗玩耍，她和其他狗的主人聊天。她把她的狗介绍给我认识，那是一只棕色毛瘦小活泼的“可卡”，跟她一样有双骨溜溜灵活的大眼睛，一对大招风耳，活泼得象患了多动症，一刻不停地跑来跳去，名字叫“刘大龙”。

刘欣和刘大龙那段时间成了我的常客，晚上他们经常晃到我家看电视，刘欣懒洋洋地坐在我的沙发上跟我聊天，刘大龙在阳台上撕纸箱或者其他物事。

刘欣说她是湖北人，老早就出来打工了，工作经验丰富，同时兼着好几种产品的推销员。“推销员生活很自在啊！每天睡够了才起床，随便跑跑打几个电话一天的收入就有了，不过这是要有经验路子走熟了才行。刚入行的跑断了腿也不见得能赚钱。”她不由得得意地说。





我俩聊天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话题总是围绕着电视的内容展开。这是因为我们彼此都不够熟悉，也没有很旺盛的交流欲望。两个单身女子各自都有太长的生活隐私的卷轴，打开来详细说是很浪费经历和感情的，久而久之已经懒了，对陌生人更是无从说起。

但一些偶然的契机还是拉近了我们的关系。一个周末，宋超又出差了，我一个人躲在家里写稿子，中午出去买了一趟菜，在楼下的草坪上没有看到刘欣和刘大龙。晚上太阳落山了，我又出去买了一次雪糕，还是没有看到刘欣和刘大龙。我有些纳闷，回来时顺便敲了敲她的门，听到门里面传出刘大龙呜咽的声音。我问：“刘欣在家吗？”刘大龙在里面听到我的声音，顿时狂吠起来，并开始用力挠门。我感到情形不对，再次长时间地敲门。突然门开了，刘欣脸色通红浑身无力地倚着门框站在门边，没精打采地说：“你有感冒药吗？”

吓了我一跳，刘大龙在下面摇着尾巴直舔我的腿。

我回我的房间拿了药并倒了一杯开水给她送来，这是我第一次进她的房间。她的房间陈设很简单，床只是扔在地上的一个席梦思垫子，天花板上的钩子吊着一个蚊帐。房间里没有电视只有一台音响，铺了地砖的地面上乱七八糟扔了好多CD。床垫子旁边有个木箱，估计是刘大龙的卧室。

她病得不轻，发烧而且咳嗽。我劝她去医院她执意不肯，只说：“劳驾你给我煮点面吃，我两天没吃东西啦！吃点东西就好了。”于是我又回我的房间给她煮了一锅葱花窝蛋面，端过来给她盛了一大碗，给刘大龙一小碗，两个都狼吞虎咽地吃。连吃了两碗，她倒头睡去。待我带刘大龙去草坪拉撒完毕之后，她睡着的脸上红晕已经褪去，我摸摸额头，体温也正常了。

那次病好后她跟我亲近多了，甚至跟我说了一些她的历史。她小学时父母离婚，母亲不知道改嫁到什么地方去了。父亲在她上初三那年就病死了，奶奶抚养她长大。

“奶奶运气还不错，我工作赚钱让她过了几年舒服日子她才去世的。她运气还不错。”刘欣说这话的时候显得有点悲伤，但总体的表情是欣慰的。

她伸长胳膊去为我拿水果的时候，我发现她的左手手腕处刺着三个字母LDL，颜色已经褪得很淡了，但仔细看还是很清晰。“这是什么？”我问她。





“这是我的一个仇人。”她的表情瞬间严肃起来，换上了若有所思的神情。

“对，杀父仇人。”过了好久她又补充了一句，并没就这个话题再说下去。但已足够令我倒吸了几口凉气。她的确具有影响气氛的能力，不管是故弄玄虚还是确有其事，反正每次都能让我完全进入气氛当中。

欠着我人情的刘欣总是显得不自在，过不了多久她就还上了。有天我下班见她站在我门口，脚下放着一箱进口芒果：“超市新进的芒果特别好，给你搬一箱尝尝。这是水果商给我的回扣，不要钱的。”我愉快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并请她进屋坐，享受了一餐我煮的晚饭。

她很少吃我的饭，而且吃一餐必定还点什么。也许对于不是亲戚、又离亲密朋友关系还远些的人之间，这是必要的礼节，也是保持距离的默契。但不管怎样这使我们相处得很自在。

是李凌的贸然登门改变了这种格局。

李凌是我大学同学，也是我在这个城市少有的几个保持来往的旧熟人之一。自从我从杂志社跳槽到报社之后我们断了一阵联系，直到有天他把电话打到我办公桌上：“洛洛，你跑哪去了这么长时间？换工作了也不跟我联系？要不是我看了报纸上你的名字然后跟报社里的朋友打听，还找不到你呢？怎么着存心躲我？”



“不是的，我把你手机号码丢了。”我辩解道。这是事实，但我的确有躲他的心思，他在大学追过我，宋超知道这个人。为免宋超吃醋，我势必要借故疏远他一些才行。

“少来这套！我们公司的广告牌成天在立交桥上醒目地立着，上面公司总机一长串！你随便打哪个问总经理的电话她敢不告诉你？说！是不是成心躲我？”

“不是，我哪敢啊！今天就请你吃饭！”我只好高高地举起了白旗。

晚上下班他的车在报社门口等我，坐上车后他哪也不肯去，非要我做饭给他吃。他知道我父母都是厨子，家传的手艺不俗，而且爱做饭，轻易不在外面吃饭。我无奈，只好让他把车开到就近的菜市场买了点东西，一起回家。

进到我的房子李凌四处参观，不停摇头叹息这里的狭窄：“宋超可真够无能，到现在还没混上一套房子，就让你住这地方？你说你跟了我有多好！现在不是住上200多平米



的复式豪宅了吗？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我的大门永远冲你开着。”

我把菜和肉放到厨房，洗手扎围裙，扬声说：“你还是把门关上吧，我不会奔你去的，趁早死了这份心。”

李凌站到梳妆台前照镜子，孤芳自赏着说：“小伙儿长得多周正！你有啥瞧不上的？我就纳闷了这么多年！”说完到厨房来把领带塞到衬衫里挽起袖子准备帮忙。

我在厨房里忙活，李凌笨手笨脚地帮忙的当口儿，门被敲响了。我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去开了门，见刘欣和刘大龙站在门口。

“有盐吗？借我点盐。我刚要炒菜盐没了。”她说。

这时李凌也凑过来看。刘欣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下，笑了：“原来男朋友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连忙声明：“他不是我男朋友，是我同学。”李凌嘿嘿笑了一声，未置可否。

“真的吗？”刘欣的眼光认真地在脸上探询。

“真的！我男朋友另有其人。”我看了一眼李凌，加重语气强调，并热切地邀请刘欣：“你还借什么盐？和大龙一起过来吃吧，我今天做得很丰富呢！来来！”

“那我就不客气了，你等我一下。”刘欣对李凌点了点头，走回了她的房间，刘大龙亦步亦趋地跟了回去。过了会儿她走回来，手中提了一瓶红酒。

我在厨房煎炒烹炸忙得不亦乐乎，间或听见刘欣和李凌在客厅里聊得也很热烈。刘大龙屋里屋外跑来跑去玩得很开心。我把四个菜都炒好端出去时，见他俩一人端一杯红酒已经喝了不少了，正在面红耳赤地争论着降价对市场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我第一次看到刘欣认真起来的表情，那表情也是很专业甚至是强硬的，跟她平时懒散随便的样子很不同。

“你俩还真是一对儿。”吃完饭刘欣和刘大龙走后，我对李凌说。

“谁？”李凌明知故问。

“刘大龙它妈呗，还有谁？”

“别扯了，我对你情有独钟。”李凌喝得红扑扑的脸向我靠近。

“得了吧，我都看出来了。有意思我就给你搭个桥，没意思就算了。”我才懒得跟他耍花腔，去厨房烧水沏茶。从大学到工作他从来都是这样一副涎脸。明明不是什么纯情



少年偏要做出以往情深样子来，也许就是因为他玩世不恭的这种态度才使我看上了不苟言笑的宋超，那才是负责的男人应有的性格。

“这女的能力还真挺强的，我公司正缺个销售经理，月薪5000，你替我问问她干不干。”踌躇了一会儿，他说。

我问了问刘欣，她欣然答应了，脸上开心的表情下隐藏了一抹诡笑，令我有些莫名其妙。

刘欣去李凌的公司没三个月，他俩果然好上了。刘欣带上刘大龙去李凌家住。

刘欣不做我的邻居之后我有怅然若失之感，看不到刘大龙整天在走廊里奔跑吠叫让我好一段时间不适应。我在路上曾经遇到过他们，一家三口沐浴着阳光闲适地散步，一副幸福模样。但偶尔请我喝咖啡的刘欣却认真地告诉我，她现在还不想结婚。“什么时候才想？”“嗯，除非不小心怀上了刘小龙吧！”她无声却彻底地笑了，脸上的每个皱折都透露出幸福。我发现她现在胖了。

一年之后事情又有了些改变，我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偶尔在路边看到李凌跟一个陌生女郎亲密地共行，在他殷勤地为她打开车门服侍她上车并且走向司机位时，我叫住了他。他受惊似的转头寻觅声音的来处，看到了我：“洛洛？好久不见。”他的表情有些尴尬。

“刘欣还好吗？”我问。

“还成，改天约你和宋超吃上饭吧。”他匆匆答完，开车走了。

我站在将要下雨的路边听着他的车声渐渐远去，心里有不祥的预感。

后来我又见了几次刘欣，她依然很快活，带着大龙来我的房子吃饭，并询问我什么时候结婚。我说快了，新房子正在装修。我问她还不想结吗，没想到她也说快了，并拍了拍肚子：“刘小龙已经在这里了。”那拍的力度很坚实，富有弹性。

我欲言又止。须知生活是参差多态的，复杂往往就是它的本质，不看透比看透活得省劲多了。

这解释令我内心释然。

然而夏天到来后的第一场台风前，刘欣在傍晚突然跑到了我家。她的肚子已微微隆起，但还不十分明显。她的表情很慌张，牛仔裤的拉链甚至只拉上了一半，用夹子夹起



来的头发掉出一大部分，显得很乱。

“我杀了他！我杀了李凌！”她一进我的门就发着抖说。

“啊！”我惊叫得失去了声音。

“我用菜刀，把他杀了！”她坐在沙发上，头明显地左右抖着，像吃了摇头丸，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白纸，青筋从太阳穴隐隐地延伸到脖子下面去。

“为什么啊？”我也开始抖了，空气中有恐怖在无声地蔓延。

她挽起长袖衬衫露出手腕给我看，我看到那上面刺青的三个字母：LDL。

“记得吗？这是我的杀父仇人。”她的眼睛灼灼地看着我。

“记得。可是这跟李凌有什么关系？”

“他以前叫李德凌，你知道吗？”

我霍然想起，对啊！李凌大学刚入学时还叫李德凌，后来嫌这名字土气，大三那年把“德”字去了。

“他怎么会杀你父亲呢？你父亲去世时他才多大啊？”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那时候我上初三他上高一。有一天我爸病了在家休息。但那天是他们工厂发工资的日子，家里每个月钱都用得紧张紧张没有富余，一天也延迟不得，爸爸便让我带着他的私章去厂里领。我领了120块钱，120块钱呐！我爸是高级技工，那时候120块钱简直是个豪华的数字！我捏着一叠钱谨慎地往家走。路上遇到了高年级的几个小流氓，听说那个路段总有学校的流氓学生打劫欺负低年级的学生，我从来没遇到过，偏偏那天遇到了！他，李德凌，就是他们的头儿。他抢了我的钱便跑了！我回家去告诉爸爸，爸爸气得心脏病顿时发作，送到医院去没过夜就去世了。我当时不知道他的名字，后来再听到有人这样叫他，便记住了。那个时候我就发誓长大以后一定要杀了他！不管他走到天涯海角。后来我渐渐把这件事忘了，只是偶尔看到手腕上的字母才想起。可是命啊！命运居然让我遇上他了！你刚介绍我俩认识的时候我根本想不到是他，直到后来跟他熟了，才渐渐打听到他是我老乡，而且就是那个李德凌！”

一口气说完这么长的一段话后，她像被抽出了所有的力气似的，瘫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呐？”好久以后我才说话，听得见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





“我走了，有人问起你不要说我来过。”她颓靡的状态顿时消失，“嗖”地一下打沙发上站起来，整理了一下上衣，拉好牛仔裤的拉链。

“那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我仍旧坐着，仰望着她的小腹。

“怎么办？凉拌呗！”她苦笑一声，走到门边开门出去了。

我愣了半晌，追出门去却只听到楼梯上噤里啪啦的脚步声响。

那之后三天我一直在惶恐不安中度过。打宋超的手机他居然又在外地。电话里我不方便说什么，只催他快点回来。我每天像腾云驾雾一样地上班、工作、下班、吃饭，夜里总被噩梦吓醒，房间里任何移动的光斑都恍似诡秘的鬼影，再这样下去我的精神简直要崩溃了。

第三天的晚上有人敲我的门，我问了谁，对方答得模模糊糊，像宋超又不像。我把门拉开了一条小缝，赫然看到——李凌站在外面！

我“啊”地一声惨叫，把他也吓得退后了好几步。但他很快推开被我无力关闭的门，挤了进来。

“你怎么啦？叫什么？倒吓了我一跳。”他不满地边说边四处走动打量，“刘欣这两天是不是住你这啦？你不够意思啊，这时候不跟我站一边儿，还老同学呢！”

“你……你……你不是被刘欣杀了吗？”我哆里哆嗦地话都拾不成句儿了。

“杀我？她说的？”他站住了，看着我的脸问。

我观察了他一下，他气色正常，看上去是个实体，而且还近距离地向我发散出男人身体特有的热量，我渐渐定下神来，相信他是人非鬼。

“两天前她来过，说把你给杀了。”于是我把刘欣说的故事又向李凌转述了一遍。

“这话是怎么说的啊？我俩就拌了几句嘴，原因是……我把女的带回家被她发现了。她就跟我闹，要挟我跟她结婚。我气头上说了两句难听的，她便跑出去了没再回来。就这么点事啊，怎么叫她演义成这样？”

“那你……小时候有没有抢过她的钱？”

李凌的眼神迷惘了，看着一个不确指的地方，像是在回忆。过了一会儿他说：“好像是有那么一回事，不过我没抢那女生的钱，只是缠着她说要跟她交朋友什么的，也就那

